宗鏡錄卷第十八　修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諸佛法身普徧衆生心旣同一心云何有
現不現　荅常現無不現時或於一塵頓現
無不具足或於諸塵普現無不周徧一處頓
現者如來眼睫文殊寶冠彌勒閣中普賢毛
孔淨名室裏摩耶腹中芥子針鋒近塵遠刹
各各頓現如文殊般泥洹經云文殊身如紫
金山等其文殊冠毗楞伽寶之所嚴飾有五
百種色一一色中日月星辰諸天龍宮世間
衆生所希見事皆於中現維摩經云於是長
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卽時彼佛遣三萬二千
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
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
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於毗
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現如
故華嚴經入法界品摩耶夫人告善財言善
男子爾時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
刹極微塵數諸菩薩衆乃至與眷屬倶從天
宮下來入我身彼諸菩薩於我腹中現大神
通遊行自在或以三千大千世界而爲一步
乃至或以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世
界而爲一步又念念中十方不可說佛刹極
微塵數世界諸如來所菩薩衆會及四天王
三十三天須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
在天乃至色界諸梵天王倶來欲見菩薩處
胎廣大神變恭敬供養聽受正法皆入我身
雖我腹中悉能容受如是衆會而身不廣大
亦不迫窄其諸菩薩各見自處衆會道場淸
淨嚴飾善男子如此四天下閻浮提中菩薩

[illegible]

受生我爲其母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
閻浮提中悉亦如是然我此身本來無二亦
復非一非一處住非多處住何以故以修菩
薩大願智幻莊嚴解脫門故如先德云廣大
如法界究竟若虛空是處胎義若如是者則
一切衆生皆處摩耶胎非獨釋迦矣何以故
衆生心即法界故又若了心空即無胎分如
菩薩處胎經云佛告彌勒行空菩薩云何遊
至十方刹土教化衆生彌勒白佛言行空菩
薩不見刹土亦無有佛佛自無佛云何有佛
地水火風識界我人壽命皆悉空寂以是之
故無有胎分諸塵普現者則橫該一切處竪
徹一切時涉入重重普融圓徧古德云一切
不思議事於一切處悉能普現其唯一毗盧
清淨法身之應用耳此法身者即是心也所
以言若能諦觀心不二方見毗盧清淨身一
念起惡法身亦隨現一念善心生法身亦隨
現名爲處處互現乃至色處現空處現自在
無礙更莫遠推諸佛唯自一念空心是又如
海印普印一切華嚴經出現品云佛子菩薩
摩訶薩應知如來成正覺於一切義無所觀
察於法平等無所疑惑無二無相無行無止
無量無際遠離二邊住於中道出過一切文
字言說知一切衆生心念所行根性欲樂煩
惱染習舉要言之於一念中悉知三世一切
諸法佛子譬如大海普能印現四天下中一
切衆生色身形像是故共說以爲大海故經
中有海印三昧疏釋云海印三昧有十義根
器是所現菩薩定心是能現無不空心故名
三昧一無心能現經云無有功用無分別二

現無所現經云如光影故三能現與所現非
一四非異經云大海能現能所異故非一水
外求像不可得故非異顯此定心與所現法
即性之相故能所宛然即相之性故物我無
二五無去來現萬法於自心彼亦不來羅身
雲於法界未曾暫去六廣大經云普悉包容
無所拒明三昧心周于法界則衆生色心皆
定心中物用周法界亦不離此心七普現經
云一切皆能現又云菩薩普印諸心行此與
廣大異者此約所現不簡巨細彼約能現其
量普周八頓現經云一念現故謂無前後如
印頓成九常現非如明鏡有現不現時十非
現現如明鏡對至方現四天之像不對而現
故云非現現以不待對是故常現該三際也
此上海印現義隨理事能所而分十門但是
一眞心寂照普現之義若有不現者即是客
塵自遮見網自隔非法身咎摩訶衍論云諸
佛如來法身平等自然徧一切處無有作意
但依衆生心現衆生心者猶如於鏡鏡若有
垢色像不現如是衆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現
其猶日月麗天盲者不覩雷霆震地聾者不
聞道契則隣不在身近故福人出世則琳瑯
現矣薄福者出則荊棘生焉皆由自心有現
不現若直了心性之人悉皆平等顯現如洛
浦和尚神劒謌云君子得之忘彼此小人得
之自輕生他家不用我家劒世上高低早晚
平所以衆生不得了然明現皆滯有迷眞滯
眞迷中滯中迷性成三種緣集所以成障如
天台淨名疏云衆生氣類無量無邊元其正
要不出三種緣集氣類一有爲緣集之類者

即是界內染淨國土悉迷眞滯有而起結業
稟分段生死皆是有爲緣集衆生之類二無
爲緣集之類者即是界外有餘國土及果報
土乃至下品中品常寂光土此三土衆生迷
中道佛性滯眞空無爲緣無爲起諸結業受
變易生死是無爲緣集衆生之類三自體法
界緣集者即菩薩迷自體起如宗門中云已
見不忘令室外折伏界內有爲緣集衆生次
弟子一品折伏無爲緣集衆生後菩薩一品
即是折伏自體法界緣集衆生問無爲緣集
與自體緣集爲同爲異答名雖有別惑體不
殊二乘迷自體起無爲生計著著無爲故正
受無爲緣集名菩薩亦迷自體起無爲緣集
而菩薩觀破無爲著無爲緣集未盡此惑附
體別受自體緣集之名如凡夫迷眞起有爲
緣集學人見眞斷見思思惟不盡猶於眞理
有貪恚色染無色之名問學人有爲緣集不
盡見眞猶有惑不約眞名自體緣集菩薩無
爲緣集不盡見眞何得別受自體緣集之名
答二乘見眞但是空理空理非法身不得立
自體之名菩薩見眞實是法身法身常在故
得別立自體緣集名也菩薩或未知未知故
須折伏也是故三種緣集不云所以法身不
現又遠大師云緣集義者統唯一種或分爲
二約眞妄開一妄緣集三界虛妄唯一心作
如夢所見但是妄心解二眞緣集一切諸法
皆眞心起如夢所見皆報心作或約心識說
三一就事緣集從其事識起一切法二妄緣
集從其妄緣起一切法三眞緣集眞識體中
具過一切恒沙性德互相集成故言緣集又

從眞識起一切法故經說言若無如來藏識
七識不住不得厭苦樂求涅槃由如來藏故
起諸法又就有爲無爲說三即一有爲緣集
二無爲緣集三具二緣集　問直了此心是
佛更用八相成道不　答若了此心即是天
眞佛不說成與不成若說成佛是助語亦是
增語圓覺經云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
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
及非輪迴等釋曰本無菩提及與涅槃者此
是二轉依號亦是任觀語轉煩惱故云菩提
之號轉生死故得涅槃之名若了煩惱性空
生死本寂旣無所轉之相亦無能轉之名無
不成佛者無妄輪迴亦無成佛者無非輪迴
唯妙圓覺心更無所有如今只恐不得宗鏡
之光若得其光則自然入圓覺門普照法界
所以先德云飛錫若登故國路莫愁天下不
聞聲龐居士頌云十方來一會各自學無爲
此是選佛處心通及第歸如是則自然應念
登科隨處及第何須受記而待揭名者乎如
昔人訶云不坐禪不持律妙覺心珠白如日
當體虛玄一物無阿誰承受燃燈佛　問衆
生業果種子現行積劫所熏猶如膠漆云何
但了一心頓斷成佛　答若執心境是實人
法不空徒經萬劫修行終不證於道果若頓
了無我深達物虛則能所俱消有何不證猶
微塵揚於猛吹輕舸隨於迅流只恐不信一
心自生艱阻若入宗鏡何往不從且如勇施
菩薩因犯婬欲尚悟無生性比丘尼無心修
行亦證道果何況信解一乘之法諦了自心
而無剋證乎或有疑云豈不斷煩惱耶解云

但諦觀殺盜婬妄從一心上起當處便寂何
須更斷是以但了一心自然萬境如幻何者
以一切諸法皆從心幻生心既無形法何有
相所以高城和尚謌云說教本第無相理廣
讀元來不識心識取心了取境識心了境禪
河靜若能了境便識心萬法都如闥婆影性
比丘尼即摩登伽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摩
登伽彼尚婬女無心修行神力冥資速證無
學云何汝等在會聲聞求最上乘決定成佛
譬如以塵揚于順風有何艱險淨業障經云
爾時有一比丘名無垢光入毗舍離城次第
乞食以不知故入婬女家時無垢光入其家
已是時婬女起染汙心作是思惟我今必死
當與此比丘共行欲法若不從我我將殞命
作是念已即便閉門語比丘言願與尊者共
行欲事若不從我我當必死時無垢光語婬
女言且止大姊我今不應犯如此事所以者
何佛所制戒我應奉行寧捨身命不毀此戒
爾時婬女復更思惟我今當以呪術藥草令
此比丘共為欲事語比丘言我今不能令汝
退轉毀犯禁戒但當受我所施之食即入舍
內便呪其食授比丘鉢呪術力故令此比丘
便失正念起於欲心展轉增盛爾時婬女見
此比丘顏色變異即前牽手共為欲事是時
比丘與彼婬女共相愛樂行婬欲已持所乞
食還諸精舍到精舍已生大憂悔舉體煩熱
咄哉何為破大戒身我今不應受他信施我
今則是破戒之人當墮地獄時無垢光向諸
比丘同梵行者說如是言我今破戒非是沙
門必趣地獄時諸比丘問無垢光有何因緣

而破此戒時無垢光具說上事時諸同學語
無垢光仁者當知此有菩薩摩訶薩名文殊
師利得無生法忍善能除滅破戒之罪亦令
衆生離諸蓋纏我今與汝共詣文殊師利菩
薩摩訶薩所除汝憂悔時無垢光猶故未食
與諸比丘詣文殊師利法王子所到已問訊
供養恭敬即以上事具白文殊師利文殊師
利語無垢光汝今且食食已當共詣如來所
問如來此事如佛所說當共受持比丘食已
與文殊師利共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却坐
一面爾時無垢光比丘心懷恐懼不敢問佛
於是文殊師利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向佛即以上事具白世尊爾
時世尊告無垢光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
比丘汝本有心欲犯婬不答言不也佛告比
丘汝本無心云何而犯比丘答言我於後時
乃生欲心如是比丘心犯欲耶答言如是佛
告比丘我常不言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
生淨耶答言如是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汝曾
夢中受欲之時心覺知不答言覺知佛告比
丘汝向犯欲豈非由心而覺知耶答言如是
若如是者比丘悟夢犯欲有何差別比丘答
言悟夢犯欲無差別也佛言於意云何我先
不言一切諸法皆如夢耶答言如是佛言於
意云何如夢諸法是眞實耶答言不也佛告
比丘於意云何悟夢二心俱是眞實耶不也
世尊佛告比丘若非眞實是有法也不也世
尊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所有法爲有生不
不也世尊佛告比丘若法無生有滅有縛有
解脫耶不也世尊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生

之法尚無所有而當有隨三惡道耶佛告比
丘一切諸法本性淸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
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
三惡道復告比丘諸法無實而現種種所應
作事爲著貪欲嗔恚愚癡凡夫等故分別諸
法不知如故非是眞實復告比丘諸法虛誑
如野馬故諸法如夢本性自在逮淸淨故諸
法究竟如水中月泡沫等故諸法寂靜無老
病死諸過患故諸法無取非是色法不可見
故諸法無聚如虛空故諸法無性過諸性故
諸法甚深過虛妄故諸法廣大無處所故法
無所依究竟寂故法無所依境界空故法無
根本畢竟空故法離蓋纏煩惱結使不可得
故法離結性不生故乃至爾時無垢光聞
說是法心懷歡喜悲喜交集雨淚叉手合掌
一心觀佛卽說偈言快哉世尊大功德諸天
世人所歸依善覺一切勝妙法稽首能斷諸
苦行又佛告文殊過去有佛號無垢光時有
比丘名曰勇施入難勝城次行乞食到長者
舍其家有女容貌端正見勇施已生愛染心
乃至因說病延請勇施說法其後勇施數到
其家數相親厚數相見故便失正念而生欲
心與彼女共行婬法心遂耽著往來頻數
時彼女夫見此比丘往來頻數心生疑恚卽
設方便欲害其命勇施比丘聞是事已卽以
毒藥與彼女語之言若必念我可持此
藥與汝夫[illegible]長者女卽以毒藥和著食中
[illegible]持此[illegible]以飯我夫夫食飯已卽
[illegible]勇施聞彼人命終心生大悔作是
念[illegible]是大重惡何名比丘受行婬

法又斷人命我今如是當何所歸生大憂惱
我若命終當墮惡道誰能免我如是之苦以
是事故從一精舍至一精舍惶怖馳走衣服
落地作如是言咄哉怪哉我今即是地獄衆
生時有精舍名曰醯無中有菩薩名曰鼻掬
多羅勇施比丘即入其房擧身投地時彼菩
薩問勇施言何爲以身自投於地荅言大德
我今即是地獄衆生又復問言誰乃今汝爲
地獄人勇施荅言我作大罪犯於婬戒又斷
人命時彼菩薩語勇施言比丘莫怖我今力
能施汝無畏爾時勇施聞彼菩薩施無畏聲
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爾時鼻掬多羅菩薩即
時從地接起勇施牽其右手將至異處坐林
樹中時鼻掬多羅菩薩即時入於諸佛境界
大乘妙門如來寶印三昧入三昧已即於身
上出無量佛身皆金色三十二相徧林樹間
爾時諸佛即時同聲說是偈言諸法同鏡像
亦如水中月凡夫愚惑心分別癡恚愛乃至
諸法常無相寂靜無根本無邊不可取欲性
亦如是爾時林中二萬天子詣鼻掬多羅菩
薩來聽法者聞說是偈即得無生法忍
問妙圓覺心旣無所有云何敎中說諸佛成
等正覺出現世間等事 荅一是機熟衆生
自心感現二是菩薩因地本願然諸佛境界
廣大無邊非情識所知唯見性能了故華嚴
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應云何知如來應正
等覺境界佛子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
慧知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知一切三
世境界一切刹境界一切法境界一切衆生
境界眞如無差別境界法界無障礙境界實

際無邊際境界虛空無分量境界無境界境
界是如來境界佛子如一切世間境界無量
如來境界亦無量如一切三世境界無量如
來境界亦無量乃至如無境界境界無量如
來境界亦無量如無境界境界一切處無有
如來境界亦如是一切處無有佛子菩薩摩
訶薩應知心境界是如來境界如心境界無
量無邊無縛無脫如來境界亦無量無邊無
縛無脫何以故以如是如是思惟分別如是
如是無量顯現故知凡聖無際心境一原眞
無性而即相發明相無體而因眞建立故云
智身寥廓摠萬像以成體萬像無形以智身
而爲體又若論化現門中此是諸佛因地悲
願之力令機熟衆生自心感現衆生心中諸
佛應現無窮諸佛心內衆生機緣不盡所以
法身無像遇感成形妙應無方應念垂跡由
了平等赴衆望而猶若摩尼爲達無私任群
機而如同天鼓古頌云佛是衆生心裏佛隨
自根堪無異物欲知一切諸佛原悟自無明
本是佛如佛地經云隨諸衆生所樂示現平
等法性圓滿成故論釋云隨諸有情樂見如
來色身差別如來示現如是色身如來雖居
無戲論位由平等智增上力故大圓鏡智相
應淨識現瑠璃等微妙色身令諸有情善根
成熟自心變似如是身相謂自心外見如來
身如契經言由諸如來慈善根力有所示現
令天人等自心變異見如來身如金色等又
如經言若所應化無量有情宜見瑠璃末尼
寶色如來即能無礙示現種種琉璃末尼寶
色令彼自心亦如是變乃至廣說如是示現

一切如來形相平等如是平等即是法性是
故說名平等法性謂諸如來隨同所化有情
樂見色身形相即各示現同處同時異類形
相令彼自心如是變現作利樂事如諸有情
阿賴耶識共相種熟各各變現世界等相同
處相似不相妨礙此亦如是如色身相餘事
亦爾由此示現如前修習圓滿成故平等性
智圓滿成就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云文
殊師利問無生無滅其相云何佛荅不生不
滅即是如來文殊師利譬如大地瑠璃所成
帝釋毗闍延宮殿供具等影現其中閻浮提
人見瑠璃地諸宮殿影合掌供養燒香散華
願我得生如是宮殿我當遊戲如帝釋等彼
諸衆生不知此地是宮殿影乃布施持戒修
諸功德爲得如是宮殿果報文殊師利如此
宮殿實無生滅以地淨故影現其中彼宮殿
影亦有亦無不生不滅文殊師利衆生見佛
亦復如是以其心淨故見佛身佛身無爲不
生不滅不起不盡非色非非色不可見非不
可見非世間非非世間非心非非心以衆生
心淨見如來身散華燒香種種供養願我當
得如是色身布施持戒作諸功德爲得如來
微妙身故如是文殊師利如來神力出現世
間令諸衆生得大利益如影如像隨衆生見
又說如日光無心普照喻摩尼無心雨寶喻
谷響無實喻等其瑠璃地等喻衆生心影喻
佛身又華嚴有摩尼隨映喻摩尼現色喻自
受用身有其本色但無青黃等異青黃等異
隨機映生又若以虛空喻佛身即法性身以
虛空無相故不隨方隅而有增減以法身無

形故非依報化而現精麁如華嚴十定品云
佛子譬如虛空於蟲所食芥子孔中亦不減
小於無數世界中亦不增廣其諸佛身亦復
如是見大之時亦無所增見小之時亦無所
減如上諸況皆喻見佛然於鏡像喻最親如
質來對鏡鏡中見像像是質像機感對剎剎
中見佛佛是心佛故華嚴經云化佛從敬心
起又諸喻大意皆以體無生滅不礙生滅如
非色約體非不色約用則法報一際體用無
差俱會無生同歸宗鏡又若以色聲取是行
邪道若離色聲取未免斷無古釋云如華嚴
偈云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
見佛神通力若依權教本影四句體用皆分
若依此宗四句皆用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故
本質影像亦是自心橫竪等一切諸法不出
心性故如般若中了色是般若具歷諸法且
初歷五蘊云了色是般若一切法趣色色尚
不可得云何當有趣非趣如是具歷諸法皆
然般若意似當諸法之性不異色性故皆趣
色色不可得當法性空既無所趣安有能趣
若智者意一切法趣色假觀色尚不可得空
觀云何當有趣非趣即中道觀今但要初句
以取色性為諸法依以性普收故皆趣色則
一色中具一切法是無礙之意故隨一法皆
收法界故若能如是解者則凡有見聞一切
境界無非是佛出世如大集經云爾時眾中
有一菩薩名曰慧眾白佛言世尊生老病死
出於世者即是佛出無明愛出即是佛出貪
恚癡出即是佛出一切疑網煩惱出者即是
佛出何以故若如是等法不出世者佛以何

緣出現於世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實如所
言爾時海慧菩薩言世尊若有不見如是等
法是時如來為出於世不出於世善男子菩
薩初發菩提心時眞實不知如是等法是故
我為而宣說之善男子菩薩有四種一者初
發菩提之心二者修行菩提之道三者堅固
不退菩提四者一生當補佛處發心菩薩見
佛色相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修行菩薩見佛
具足一切善法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不退菩
薩見如來身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一生菩薩
不見如來所有功德及一切法何以故所得
慧眼了了淨故斷二見故淨智慧故若不見
淨不見不淨不見非淨非不淨是人即能明
見如來又古德釋台教止觀云只達一念自
心是法界十方諸佛與一切衆生同一無住
本一法界為身為土無彼無此無根無住處
無修不修無證不證無凡無聖但衆生自謂
妄想纏縛為凡為不修為不證謂佛為聖為
修為證修證凡聖在衆生自強立之佛位中
都無此名也諸佛所見一切衆生凡聖身是
佛法身一切國土是佛國土一切法是佛法
一切心是一心極十方三際推求無纖毫許
若色若心不是佛理智境朗然周徧法界甞
無一事澹然身心無所施為佛心既然我學
佛智如佛用心即止觀明靜也佛現即我心
現現與不現只是自心鏡上影像耳問豈都
無外佛可見耶荅自他不二但如來有同體
大悲衆生有熏習之力扣擊同體智鏡隨此
心上感見相好鏡中之像然不離鏡而非即
鏡隨照好醜感者千差相亦萬品或機地深

厚或佛身長千萬由旬壽命無量阿僧祇劫
以恒河沙世界微塵佛刹爲淨妙國土說無
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法門或人天報殊示
現八相一期利益不過數百年間如空雲水
月恍惚而生斯皆由感者一念之心謂佛色
身來應佛實無來去之勞無有形之患無可
說之法無所度之機但衆生善緣心想謂佛
來應爲我說法實是衆生於自心上現此相
耳問衆生善根擊佛大圓智鏡現此影像像
則屬佛荅明鏡屬佛像不屬佛像若屬佛
則生滅流動像若屬衆生衆生業結所縛何
能具此相好但感應道交方見此耳問旣是
佛智鏡上像何言衆生心上現荅同體圓鏡
不偏屬佛及衆生同一體故但衆生磨瑩已
鏡未得全明故能暫現此相表進修之力問
若爾衆生自感心鏡上現像不言佛像現佛
卽於衆生無力虛致敬慕有何益也荅由敬
慕之心感像現也此其佛力豈衆生能置哉
問此亦衆生自家佛力非他佛力也荅佛地
無自他汝強謂自佛他佛者衆生心不盡耳
問若爾只共作一佛不能各各自成也荅不
共作一佛不各各自成此義難了試擧喩看
如國淸寺法界也住寺僧古佛也遠人暫遊
暫感佛也他日愛慕剃髮配寺國淸卽我寺
也五峯松徑臺殿房廊悉我有也頓得受用
不減他物成我家也不人人別造一寺也不
若他分一寺也分卽隨人去常住法界不可
分也此義出涅槃經中譬如路有一大樹樹
陰淸涼來者卽納無人遮護無持去者旣卽
全口可以奉持又機應相關感應緣會能見

一切無邊佛事以佛是增上緣廣大悲願慈
善根力以衆生是等流果志誠所感根熟而
見然抱不出自心如師子現指醉象禮足慈
母遇子盲賊得明城變瑠璃石舉空界釋女
瘡合調達病痊皆是本師積劫熏修慈善根
力令一切衆生自心所見如上等事可證今
文故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如提婆達多
教阿闍世王欲害如來是時我入王舍大城
次第乞食阿闍世王即放護財狂醉之象欲
令害我及諸弟子乃至我於爾時爲欲降伏
護財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於五指出
五師子是象見已其心怖畏尋即失糞舉身
投地敬禮我足善男子我於爾時手五指頭
實無師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調伏復
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發足向拘尸那城
有五百力士於其中路平治掃灑中有一石
衆欲舉弃盡力不能我時憐愍即起慈心彼
諸力士尋即見我以足拇指舉此大石擲置
虛空還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抹復還聚
合令彼力士貢高心息即爲略說種種法要
令其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
如來爾時實不以指舉此大石在虛空中還
置右掌吹令碎抹復合如本善男子當知即
是慈善根力令諸力士見如是事復次善男
子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羅於是城中
有一長者名曰盧至爲衆導主已於過去無
量佛所植諸善本善男子彼大城中一切人
民信伏邪道奉事尼乹我時欲度彼長者故
從王舍城至彼城邑其路中間相去六十五
由旬步涉而往爲欲化度彼諸人故彼衆尼

乹聞我欲至首波羅城即作是念沙門瞿曇
若至此者此諸人民便當捨我更不供給我
等窮悴柰何自活諸尼乹輩各各分散告彼
城人沙門瞿曇今欲來此然彼沙門委弃父
母東西馳騁所至之處能令土地穀米不登
人民饑饉死亡者衆病瘦相尋無可救解瞿
曇無賴純將諸惡羅刹鬼神以爲侍從無父
無母孤窮之人而來諮啓爲作門徒所可教
詔純說虛空隨其至處初無安樂彼人聞已
即懷怖畏頭面敬禮尼乹子足白言大師我
等今者當設何計尼乹荅言沙門瞿曇性好
叢林流泉清水外設有者宜應破壞汝等便
可相與出城諸有之處斬伐令盡莫使有遺
流泉井池悉置糞穢堅閉城門各嚴器仗當
壁防護勤自固守彼設來者莫令得前若不
前者汝當安隱我等亦當作種種術令彼瞿
曇復道還去彼諸人民聞是語已敬諾施行
斬伐樹木汙厠諸水莊嚴器仗牢自防護善
男子我於爾時至彼城已不見一切樹木叢
林唯見諸人莊嚴器仗當壁自守見是事已
尋生憐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復
更生長其餘諸樹不可稱計河池泉井其水
清淨盈滿其中如青瑠璃生衆雜華彌覆其
上變其城壁爲紺瑠璃城內人民悉得徹見
我及大衆門自開闢無能制者所嚴器仗變
成雜華盧至長者而爲上首與其人民俱共
相隨往至佛所我即爲說種種法要令彼諸
人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
子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木清淨流水
盈滿河池變其本城爲紺瑠璃令彼人民徹

見於我開其城門器仗爲華善男子當知皆
是慈善根力能令彼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
子舍衛城中有婆羅門女姓婆私吒唯有一
子愛之甚重遇病命終爾時女人愁毒入心
狂亂失性裸形無恥遊行四衢啼哭失聲唱
言子子汝何處去周徧城邑無有疲已而是
女人已於先佛植衆德本善男子我於是女
起慈愍心是時女人即得見我便生子想還
得本心前抱我身嗚唼我口我時即告侍者
阿難汝可持衣與是女人既與衣已便爲種
種說諸法要是女聞法歡喜踊躍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非彼
子彼非我母亦無抱持善男子當知皆是慈
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波
羅柰城有優婆夷字曰摩訶斯那達多已於
過去無量光佛種諸善根是優婆夷夏九十
日請命衆僧奉施醫藥是時衆中有一比丘
身嬰重病良醫診之當須肉藥若得肉者病
則可除若不得肉命將不全時優婆夷聞醫
此言尋持黃金徧至市鄽唱如是言誰有肉
賣吾以金買若有肉者當等與金周徧城市
求不能得是優婆夷尋自取刀割其髀肉切
以爲臛下種種香送病比丘比丘服已病即
得差是優婆夷患瘡苦惱不能堪忍即發聲
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於爾時在舍衛城
聞其音聲於是女人起大慈心是女尋見我
持良藥塗其瘡上還合如本我即爲其種種
說法聞法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往至波羅柰城持藥
塗是優婆夷瘡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

令彼女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調達惡人
貪不知足多服酥故頭痛腹滿受大苦惱不
能堪忍發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時
住在優禪尼城聞其音聲即生慈心爾時調
達尋便見我往至其所手摩頭腹授與鹽湯
而令服之服已平復善男子我實不往調達
所摩其頭腹授湯令服善男子當知皆是慈
善根力令調達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憍薩
羅國有諸羣賊其數五百羣黨抄劫為害滋
甚波斯匿王患其縱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目
逐著黑闇叢林之下是諸羣賊已於先佛植
衆德本旣失目已受大苦惱各作是言南無
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啼哭號
咷我時住在祇桓精舍聞其音聲即生慈心
時有涼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滿其眼眶尋
還得眼如本不異諸賊開眼即見如來住立
其前而為說法賊聞法已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作風吹香
山中種種香藥住其人前而為說法善男子
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羣賊見如是事復
次善男子瑠璃太子以愚癡故廢其父王自
立為主復念宿嫌多害釋種取萬二千釋種
諸女刵劓耳鼻斷截手足推之坑塹時諸女
人身受苦惱作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
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復大號咷是諸女人已
於先佛種諸善根我於爾時在竹林中聞其
音聲即起慈心諸女爾時見我來至迦毗羅
城以水洗瘡以藥傅之苦痛尋除耳鼻手足
還復如本我時即為略說法要悉令俱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於大愛道比丘尼

所出家受具足戒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往
至迦毗羅城以水洗瘡傅藥止苦善男子當
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悲喜
之心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
薩修慈思惟即是眞實非虛妄也善男子夫
無量者不可思議菩薩所行不可思議諸佛
所行亦不可思議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不
可思議以此明文可為誠證則知三界九有
一切染淨等法皆不出法界衆生之心猶如
畫師畫出一切境界心之畫師亦復如是所
以正法念處經云又彼比丘如是觀察云何
衆生有種種色種種形相有種種道種種依
止又彼觀察有種種心種種依止種種信解
有種種業此如是等種種諸色種種形相種
種諸道種種依止譬如黠慧善巧畫師若其
弟子觀察善平堅滑好地得此地已種種彩
色種種雜色若好若醜隨心所作如彼形相
心業畫師若其弟子亦復如是善平堅滑業
果報地生死地界隨其所解作種種形相種
種諸道種種依止心業畫師業作衆生又諸
彩色取白作白取赤作赤取黃作黃若取鴿
色則為鴿色取黑作黑心業畫師亦復如是
緣白取白於天人中則成白色何義名白欲
等漏垢所不染汙故名白色又復如是心業
畫師取赤彩色於天人中能作赤色何義名
赤所謂愛聲味觸香色畫觀察衣又復如是
心業畫師取黃彩色於畜生道能作黃色何
義名黃彼此遞互飲血噉肉貪欲嗔癡更相
殺害故名黃色又復如是心業畫師取鴿彩
色攀緣觀察於餓鬼道作垢鴿色何義名鴿

彼身猶如火燒林樹飢渴所惱種種苦逼心
業畫師嫉心所秉癡闇所覆又復如是心業
畫師取黑彩色於地獄中畫作黑色何義名
黑以黑業故生地獄中有黑鐵壁被然被縛
得黑色身作種種病飢渴苦身無量苦逼皆
是自業非他所作又彼比丘觀察如是三界
五道五種彩色生死畫衣於三地住謂欲界
地色無色地心業畫師習近婬欲攀緣欲界
種種色畫緣色依止有二十種離欲四禪以
為畫筆依十六地是所畫處作色界離緣色
界三摩跋提緣無色界畫為四處心業畫師
廣畫如是三界大衣又彼比丘觀察如是心
業畫師身如彩器貪欲瞋癡以為堅牢攀緣
之心猶如梯隥根如畫筆外諸境界聲觸味
色及諸香等如種種彩生死如地智如光明
勤發精進如手相似衆生如畫神通如彼無
量形服有無量種業果報生如畫成就又彼
比丘依禪觀察心業畫師有異種法如彼畫
師不生疲倦善治彩色各各明淨善識好筆
畫作好色心業畫師亦復如是不生疲倦善
修禪定善治禪彩攀緣明淨如彩光明修道
之師如善好筆知禪上下如善識知有取有
捨如不疲倦如是禪定心業畫師畫彼禪地
如彼好色又彼如是心業畫師若有疲倦則
畫不善地獄餓鬼畜生道處同業因緣鐵析
為筆不善彩色畫非器人所謂地獄餓鬼畜
生如是等色非好色畫廣說如前釋曰是以
畫師運巧拙之意執五彩之筆於平正之地
邈出一切精麤之像如衆生稟愚智之心興
三業之筆於善惡之地畫出一切苦樂之事

又如世畫師只畫得色陰若心畫師能畫五
陰又世畫不堅牢色退像即滅心畫經長劫
身謝業不亡又世畫甚易知妍醜皆可見心
畫極難審果報莫可知如正法念處經頌云
諸業之所作過於巧畫師業畫師天中作種
種樂報種種衆彩色現觀則可數心業布衆
彩其數不可知毀壁畫則亡二俱同時滅若
身喪滅時業畫不可失譬如一畫師造作衆
文飾一心亦如是造作種種業五彩光色現
見之生愛樂五根畫亦尒如業有生死如世
巧畫師現前則可見心畫師微細一切不可
見圖畫好醜形令壁衆像現心業亦如是能
作善惡報是心於晝夜思念恒不住如是業
隨心展轉常不離風塵煙雲熱晝色則毀滅
捨善不善持諸業尒乃失又依般舟經見佛
畧有四喻一夢喻如夢所見從分別生見一
切佛從自心起二水影喻水喻心性則佛之
月影皆是衆生眞心中物心佛交徹唯眞心
也三幻喻自心猶如幻術一切佛如幻所作
謂有能幻法方成幻事無能念心無所見佛
四響喻譬如空谷隨聲發響悟解自心隨念
見佛上之四喻一正喻唯心二唯心故空三
唯心故假四唯心故中又夢喻不來不去影
喻不出不入幻喻非有非無響喻非合非散
如經頌云心者不知心心者不見心心有想
則癡無想則泥洹是法不堅固常立在於念
以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釋云若心自見心
先心爲能見佛爲所見刃不自割指不自觸
云何自心還見自心能所不分見相斯絶故
經云心有想則癡若無想則心冥性佛永絶

思求矣如上是衆生自心感現次諸佛菩薩
因地願力示現化門無有斷絶所以維摩經
云雖示成正覺不捨菩薩道雖悟即心是佛
頓成菩提然為衆生未達廣修福業以導未
聞皆令開解同歸此地如華嚴經云雖能一
念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為衆生故
於無量劫行菩薩行無有休息是為如山增
上心又云佛子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為本心若清淨則能
圓滿一切善根於佛菩提必得自在欲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意即成若欲除斷一
切取緣住一向道我亦能得而我不斷為欲
究竟佛菩提故亦不即證無上菩提何以故
為滿本願盡一切世界行菩薩行化衆生故
是為第九如金剛大乘誓願心如上況喻證
信無疑則佛道立成匪由他教終不起於餘
念唯自淨於一心可謂順佛本懷得教正意
矣　問佛度衆生衆生還度佛不　答若約
內觀因了妄念雜識衆生無體發其覺慧成
自心之佛此豈不是因衆生得度若論外化
皆因衆生感出若無機緣既無所化亦不成
佛如淨名經云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
淨度三昧經云衆生亦度佛若無感佛不出
世亦不能得成三菩提出世菩提皆由衆生
機故

宗鏡錄卷第十八　　侯

音義

睫 即業反目丨也　博 補各反　迫 博陌反　窄 側伯反　霆 特丁反雷丨也
震 職刃反動也　聾 盧紅反　琳 力尋反　瑯 魯當反　棘 紀力反　還 [illegible]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落[illegible]也　濬 [illegible]反　檻 [illegible]　扣 苦[illegible]　悅 [illegible]

亥悠吁反駒孚酡傍反佩漉以反下拇莫反厚挪古反条倖

奉反陏肝暴吾反鄙鑵反褓|吝也反諾反奴各反紺青古色啗反直反吃

由陏所|刀牒禅也反裸祖乡果也反嘷反子奇詐也周反静之虓也反鄘反直反造

鴶非徑閒|立 也反也反臁吏|吝也|盘 | 七 也反 觌 叫 反 户 叱 入

遣䏣曰 計乗 剌挑 枡 澌 艶 滑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